

翰林外史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

——忆钟善基先生

朱嘉城 陈慕容

认识钟善基先生是在1954年，我们读大三，他给我班讲授《初等数学复习及研究》平面几何部分。听说他原是系主任傅种孙先生的得意门生，毕业后在北师大附中任教，工作不久就在北京中学界出了名。1952年傅先生亲自将他调入师大时，他也才二十九岁。这些事使我们对这位尚未谋面的先生充满敬意。

上课铃响起，一位衣着整洁、头发纹丝不乱的先生走进教室。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很悦耳。他讲课清晰简练，板书整齐，字体清雅脱俗。特别是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给人印象极深。每讲一题，从结论开始，引导同学思考，层层往前推，大家进气凝神地听，待到高潮，戛然而止，恰到

好处，只听教室里传出长长一口舒气声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觉得特别过瘾。

三年级下学期，慕容在女三中实习，钟先生和助教常钟玮是指导教师，钟先生一有空就会前去，在慕容印象中，见钟先生的次数还更多些。那时，要求学生每天写实习日记，由于实习工作很忙，精力都放在写教案和试讲上，以为指导老师不会仔细看实习日记，就不大认真写。一天，钟先生坐在慕容对面非常认真地看她的日记，看不清的地方就问，让她很不好意思，从此再也不敢懈怠。

实习中，一次公开教学，刘钟灵讲几何作图，傅种孙、魏庚人、赵慈庚等老先生都参加了。评议会上先生们的发



1980年北京师大数学系藏族班毕业留念；前排左起为王树人、钟善基、张永瑞、陈平尚



1996年在硕士论文答辩会后钟善基与王申怀、丁尔升、曹才翰、钱佩玲老师一起与学生合影

言是大家爱听的，各有一套，甚是热闹。但时间一长，难免走神，同学也不安分起来，王家奎递来一张纸条：评议会→科学讨论会。钟先生一直静坐抽烟，不动声色，接近尾声时，将烟蒂往烟灰缸里轻轻一摁，不紧不慢地站起来，不到五分钟的发言，把课本上这道题简化了好几步，让大家精神一振，觉得他真不愧为中学名教师。

实习结束，指导教师与实习生同游北海。划船时，慕容与钟、常两位先生同船。时值暮春，气候宜人，小船飘荡在水中，心情特别舒畅，实习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。常钟玮提议说：钟先生给我们唱一个《伊凡·苏萨宁》吧！《伊凡·苏萨宁》咏叹调是阳春白雪，非一般人能唱，很佩服先生有这样高的音乐修养，也觉得钟先生的嗓音唱起来一

定很好听，所以很想听他唱。而先生只是面带微笑，不说话，也不唱。以后知道，那时唱这种歌不合时宜。但先生的这个表情一直印在慕容脑中，后来也多次见到，她称之为钟先生的“经典表情”。

八十年代初，钟先生两次到青海讲学，我们有了更多接触。一天参观塔尔寺，钟先生讲起藏传佛教及其创始人宗喀巴，也是头头是道。平时闲聊中，发现钟先生除专业知识外，古文功底厚，文学历史、风土人情无所不知，我们惊呼：钟先生真是个杂家。

钟先生业务精湛，学识渊博，学术成果卓著。他常去各地讲学，足迹几乎遍及全国。高寒地区青海条件艰苦，他也去了两次。还以各种形式培养了大批中学教师和数学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。在本系，钟先生培养接班人也是尽心尽力。1956年我们毕业，留校在初等数学教研室工作的共有四人，1958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调走了三人，只剩下曹才翰。刘钟灵、李金年和钟先生虽只共事两年，一直念念不忘，现两人在大洋彼岸，还常有电话问候。刘钟灵06年回国，说去北师大一定要看望钟先生。她5月29日到北京，在火车上听到钟先生去世的消息，如五雷轰顶。时间只差一天，老天太会捉弄人，至今刘钟灵说起此事仍唏嘘不已。

那时，初等数学教研室没有其他年轻人，所以钟先生对曹才翰的关注最多，出去开会总带着他。当年钟先生在青海，说起正为曹才翰看书稿，我们想看稿子应当不费事，钟先生的回答刚好相反，再问，钟先生答以“经典表情”。我们和韩汝瑜都心领神会，知道曹才翰的出道，凝聚了钟先生的许多心血。钟先生之急于回京，也因为曹才翰要去日本，他要把日本的风土人情及礼仪详细交代，以免出错。我们听后感动极了，非常羡慕曹才翰有这样一位好老师能如此悉心培养他。

钟先生为人低调，谦虚大度。曾听到过一个传言：钟先生和曹才翰出席某次会议，接待人员误认曹是钟先生，对他热情有加，把钟先生晾在一边，后来才知搞错，十分尴尬。我们同班同学董文华在西安也接待过钟先生，她说：那天，他们在教室等候，先走进的是曹才翰，向大家招手